值班主任:孙靓 责任编辑:刘英楠 新闻热线:(010)63376822 E-mail:zgxxbfkb@163.com

寻 猪

■ 牛晓冉

山间晨雾还缠在橡胶林梢,湿润的泥土裹着淡淡的圈舍气息扑面而来。我随同主要畜禽监测调查业务人员一道下乡,开启一场主要畜禽监测样本点的“寻猪之旅”。

车行半路,调查员小徐的手机响了。听筒里传来样本养殖户王叔洪亮的声音,环境音混着猪群此起彼伏的哼鸣:“小徐,跟你说一声,今早两头猪刚出栏运走,我已经记在本子上,怕你们到场清点时对不上,提前跟你通个气!”

小徐一边应声,一边快速在台账备注栏做好标记,细细叮嘱:“王叔,屠宰票和相关凭证您妥善收好,等我们到现场再逐项核对。”挂断电话,他跟我解释,样本户主动报备生猪变动,是长期监测结下的默契,也为接下来的现场核查划好了重点。

车子停稳在养殖场门口。推开简易铁门,栏舍里喧声四起,大小黑猪来回走动。王叔领着我们逐圈巡查。小徐俯身凑近栅栏,仔细区分能繁母猪、保育仔猪、育肥猪,逐一清点存栏,同步对照监测台账、生产变动记录交叉核验。畜禽监测核查,贵在盯住“第一手”,不能只采信纸面登记,台账、出栏记录必须相互印证。一处存疑,就要追根溯源。遇到光线昏暗的栏位,他打开手电探进栅栏深处清点,谨防类别混统、仔猪漏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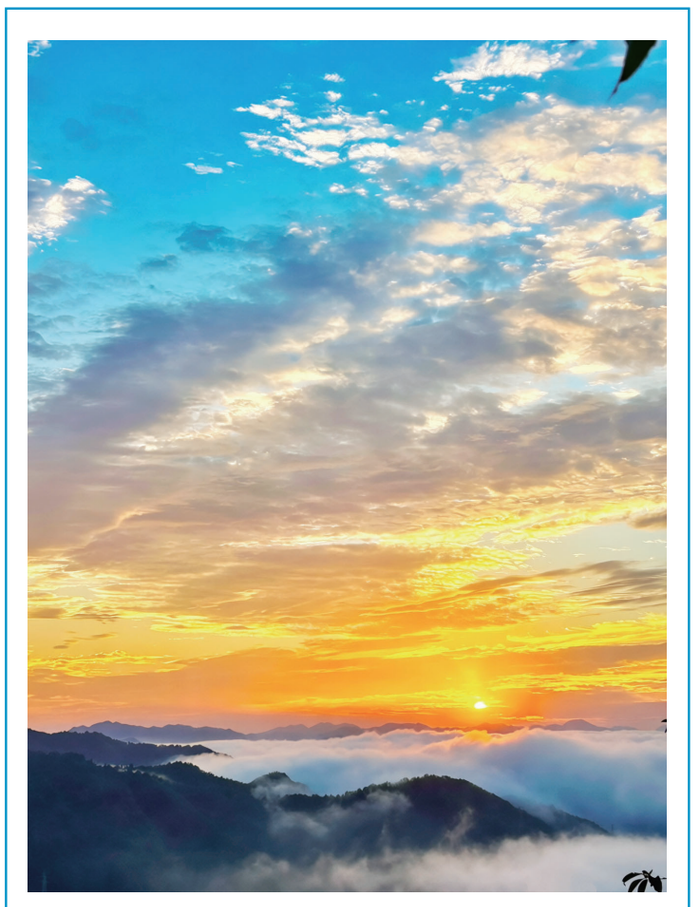
走到另一户样本养殖户老李家,圈舍里空空荡荡。老李叹了口气,说起前不久猪群出现异常症状,为防止不明疫病扩散,已经把整圈处置、全面消杀,眼下正发愁什么时候能重新进猪,损失也让他压力不小。小徐一边认真记录这次变动对监测数据带来的影响,一边耐心宽慰老李:“您先别着急,生猪政策性保险能帮咱们分担养殖风险,后续补栏可以考虑参保。我稍后帮您对接畜牧部门,请畜牧中心工作人员上门检测圈舍环境,看看消杀后的场地是否达到复养条件,给您一个稳妥的参考。”老李听完连连道谢。

“账面看着规整,圈里的情况随时都在变。”小徐一边点数,一边向养殖户讲清监测统计口径。一旦现场清点数量与台账存在出入,他便坐下来细细沟通,厘清是新增补栏,或是近期出栏,把差异原因核实透彻。我在一旁协助做好登记、影像留痕,静静观察,慢慢读懂畜禽监测调查背后,不止有严谨的数据核验,还有对养殖户实实在在的帮扶。

乡间道路蜿蜒曲折,监测样本场零散分布在各村。一上午辗转三四家养殖场,裤脚沾满黄泥。闷热的圈舍待上片刻,额角便渗出汗珠。赶路途中,小徐的手机不时响起:有的样本户告知新生仔猪落窝,有的提前说明生猪数量变动。一通通电话,连着调查员与养殖户,也是筑牢畜禽监测数据质量防线的前置关口。

夕阳慢慢挂上山头,核查任务渐近尾声。核验完最后一栏生猪,现场核实的数据直接录入调查采集终端。临走前,小徐已经拨通电话,帮老李预约了畜牧中心的上门检测服务。我们与养殖户挥手道别,晚风穿过橡胶林,吹散圈舍带来的闷热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琼中调查队)



云巅破晓

周傲男 摄



小憩

刘骏 摄

霜降茶油香

■ 乐帆

霜降前后,山里的风便有了筋骨,凉丝丝地贴着人的脸,又带着一股子清苦的香。这香是从油茶树上来的。那些圆滚滚的果子,青里透着红,红里又裂开了缝,露出里头黑亮的籽儿,像是憋不住笑的孩子,一开口,满坡都是喜气。

每到这个时节,妈妈就带着我去外婆家。外婆家在更深的山坳里,要走七八里山路。妈妈背着一个竹篓,手里拎着一个蛇皮袋,我则蹦蹦跳跳地跟在后面,脚底踩着落叶,沙沙响,像是踩着满地的碎金子。路边偶尔有野柿子,红灯笼似的挂在树上,妈妈会用枯树枝给我勾一个下来,涩得我直咂嘴,却又舍不得扔。

外婆家的山坡上,茶树连成片。外婆说,这些树是她嫁过来那年栽的,比妈妈的年纪还大。每年霜降前后,果子熟透了,就得赶紧摘,不然“过了霜降,茶果落光”。妈妈和外婆一人挎一个竹篮,手指在枝头翻飞,像在弹一首无声的曲子。我人小,够不着高处的枝桠,就专捡落在地上的果子。有时候捡着捡着,看见一只花蝴蝶,便追着跑远了,回来时篮子里只有几颗小小的果子,妈妈也不恼,只笑着把我沾了草屑的头发拨弄两下。

油茶树上还长着一种稀罕物,厚墩墩的,有的像白胖胖的耳朵,有的像微红的小灯笼,这就是茶树给馋嘴孩子们的礼物——茶包,它大多藏在枝叶间,不易找着。我大多不专心捡茶果,除了追蝴蝶,就是到处找茶包。仰着脑袋在树底下转来转去,像一只找食的小鸡。有一回,我看见高枝上挂着一个拳头大的茶包,白里透红,胖得裂开了边,急得直跳脚。妈妈踮起脚也够不着,外婆便用竹竿轻轻一勾,茶包“啪”地落下来,我赶紧扑过去接住,生怕摔坏了。

那茶包拿在手里,软乎乎的,咬一口,脆生生,清甜里带着一点草木的涩,汁水沾了满手。我吃得嘴角发亮,妈妈拿衣襟给我擦,嘴里嗔怪:“慢点吃,又没人抢。”外婆在一旁笑:“山上多着呢,待会儿再给你找。”可我知道,茶包不是每棵树上都有,有时候找半天也碰不上一个。所以每摘到一个,我都像得了宝贝,总咬一小口,舍不得一下子吃完。

外婆家的后院里,有一架木制的剥壳机。晒过几个日头的茶果,外壳裂得更开了。外婆把果子倒进机器里,摇着把手,壳和籽便分开了。我蹲在一旁看,觉得那摇把像是变戏法的机关,摇一摇,黑亮的籽儿就哗啦啦地流出来,像下了一场黑褐色的雨。妈妈则在一旁用竹筛筛着,筛出碎壳,嘴里念叨着:“今年果子结得厚,能多榨几斤油。”

我最爱看外婆炒茶籽。灶膛里的火舔着乌黑的锅底,茶籽倒进去,噼里啪啦地响,像是豆子在锅里跳舞。那香味浓烈得很,有点焦,有点苦,又有点说不清的甜。外婆说:“火候要稳,急了苦,慢了涩。”她翻炒的动作慢悠悠的,像在画一个又一个圆圈。我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,看火光在外婆脸上明明灭灭,她的皱纹里仿佛也藏着许多个霜降。

后来,我上了高中,霜降时节便不常去外婆家了。有一年,外婆托人捎来一小坛茶油,坛口用红布扎着。妈妈打开来,那股熟悉的清苦味漫出来,我突然就想起外婆院里那架剥壳机,想起妈妈在树下仰头摘果子的侧影,想起自己追蝴蝶时踩翻的竹篮,想起茶包清甜的滋味。那些茶果早已不是茶果了,它们是凝在时光里的一滴滴油,炖猪蹄时香,炸年糕时香,炒青菜时香,就连拌一碟咸菜,也香得让人想家。

如今外婆不在了。今年霜降,妈妈、我,还有我的孩子回到外婆家的老房子。山坡上的茶树还在,只是疏于打理,长得野了些。风过山坡,茶树沙沙地响。我牵起孩子的手,说:“走,妈妈带你摘茶果去。”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东乡调查队)



数说农业家底

李炎子 作

账本“变身”路

■ 卢思秀

扎根住户调查一线这些年,我天天要和账本、民生数据打交道。记账方式不断迭代更新——从伏案手写纸质账本,到电脑系统录入,再到手机APP随时记录、微信小程序便捷记账。账本一路“变身”,这不只是统计采集方式的技术革新,更是自己基层调查之路上一段段难忘的成长印记。

记得刚走上调查岗位时,住户调查的数据采集全靠纸质账本。一本本印制好的账本,是大家最重要的调查工具。每个记账户拿着账本,柴米油盐、人情往来、工资补贴,大大小小的收支都要一笔笔手写记录。

作为基层调查员,每个月初我们都要挨家挨户上门收取账本、核对账目明细。为了及时收账,常常要等候晚归的住户;遇上居民外出出差,只能反复电话沟通、另行约定时间地点,那奔波焦灼的感受,时至今日依旧历历在目。彼时,账本字迹潦草、数量或单位漏填等情况也比较常见,我们只能坐下来和住户顺着日常琐事,一点点回忆、梳理账目。后续账页编码录入更是重担,成千上万条收支记录全部依靠人工录入,只要一处数字录错,整页信息就要从头复核,加班到深夜早已是常态。

清楚记得2009年,北京总队下发通知启动电脑记账试点工作。接到任务,我们内心忐忑又满怀期待。虽然电脑记账内容和纸质账本相通,但如何使用平台、如何记账等问题全都需要从头摸索。在总队悉心的业务指导下,我们抓紧组织培训、吃透操作流程,筛选愿意率先尝试的记账户,稳步开展小规模试点测试。试点推进过程并非一帆风顺,部分住户长期习惯手写账本,适应新模式需要时间。但更多的记账户觉得,不用纸笔手写、不用担心账本丢失污损,方便了很多。对于我们一线工作人员来说,电脑记账把大家从繁重的手工编码录入中解脱出来,能够把更多精力投入账目审核,提升源头数据质量。试点顺利推开后,选择电脑记账的住户持续增多,望着曾经堆积如山的纸质账本逐步转化为规范有序的电子数据,我真切感受到数字化浪潮为基层统计注入的全新活力。

移动互联网普及之后,手机APP记账逐步成为主流。只需一部手机,住户随时随地就能录入收支,消费发生当场记录,有效减少事后遗忘、漏记现象。对我们业务人员而言,工作模式也迎来实实在在的转变:线上系统能够实时查看记账进度,快速排查问题,错误说明也能实时填写,再也不用等到月末集中熬夜审核。数据汇总、基础分析交由系统自动完成,大量重复工作得到简化。

2024年适逢周期内样本轮换,e记账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。不用专门下载安装软件,打开微信就能直接登录,界面简洁易懂,还支持调整字体大小,很好解决了老年住户看不清界面、年轻人嫌软件繁琐的难题。日常走访入户,我能明显感受到,不少记账户都能熟练操作,买菜、买药的支出当场就能登记。轻量化的记账方式,推动“天天记、随手记、精准记”成为习惯,记账的及时性、完整度再上新台阶。

回望漫漫调查征途,账本一路蜕变,从纸笔手工记账迈向全流程数字化采集。技术迭代卸下层层人工重担,而始终不变的,是扎根基层、为民调查、求真务实的使命担当。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通州区调查队)

普查父子兵

■ 刘洪春

老家的墙上挂着一个算盘。用父亲的话说,那是家里的“传家宝”。算盘上的清漆已经掉了大半,但那闪亮的珠子却承载着很多回忆。

1996年开展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,父亲成了村里的普查员。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。记得那时他每天都提着一个人造革黑包,里面装着一卷皮尺、一把算盘、一支笔。平时都是我一个人趴在桌上写作业,那段时间父亲经常坐在我对面写写算算,因为他也有“作业”。有时候,他会用我没用完的田字格本,认真练习10个阿拉伯数字的规范书写;有时候,他会拿出算盘“噼里啪啦”打个不停。让我印象最深的是,有一天村里张大爷上门来找父亲,说他家西岭子的地亩数填多了,跟地亩册对不上。父亲拿出本子,认真跟张大爷解释:“你那块地角是斜的,是个三角形。”父亲画出图形,现场计算后,张大爷才服气地离开。自从那年冬天普查结束,算盘挂在墙上,再没动过。

2011年,我考进国家调查队。去报到那天,父亲送我到村口,临走时说了一句:“好好干。”车来了,他又补了一句:“别把数字弄错了。”

2016年,我和父亲都参与了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。父亲是村里的普查员,我则在县普查办工作。我记得有一次回家,看到挂在墙上的算盘被摘了下来,擦得干干净净,却“平躺”在桌子上。父亲手里除了普查表,还多了一个计算器、一个PAD。我笑着问:“怎么不用你的算盘了?”他低头看着表说:“下岗了。”紧接着,他拉着我,让我教他怎么用PAD,还开玩笑说:“现在我是你的兵。”我和父亲相视一笑。

2026年,我参与了烟台市的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。有一天,父亲突然给我打来电话,吞吞吐吐地问:“农业普查是不是又开始了?村里怎么一直没找我?”原来是村长考虑父亲年龄大了,找了年轻人。前段时间,我终于忙里偷闲回老家一趟,给父亲介绍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用到的手持电子终端、卫星定位、无人机等。父亲听着听着,在躺椅上睡着了。

工作以后这些年,我跟父亲聚少离多。听着父亲的呼噜声,我仔细端详着他:原先乌黑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,背也日渐佝偻。从前他一伸手就能够到门框上沿,现在得踮脚。我心里一酸,又有些欣慰——我总算成了他希望看到的样子。

女儿看见墙上挂的算盘,伸手去够。父亲赶紧摘下来,放在她手上,手把手教她算盘怎么用,接着教育女儿:“不能算错,学会了算数,以后也能像你爸一样,干好普查。”像当初叮嘱我一样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)